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基督山恩仇记

【上】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

大仲马 著

阿 源 译

世界文学
名著宝库
第三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基督山恩仇记

(上)

(法)

大仲马 著

阿 源 译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图书代号 SJWXMZBK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恩仇记 / (法) 大仲马 (Duman, A.) 著; 阿源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0. 11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第3辑)
ISBN 978-7-5613-5313-4

I. ①基… II. ①大… ②阿…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1253 号

基督山恩仇记

著 者 / (法) 大仲马

策划编辑 / 杨建峰

责任编辑 / 任 平

封面设计 / 松雪图文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6

字 数 / 4530 千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5313-4

定 价 / 19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29) 85307864 85251046(传真)



前言 INTRODUCTION

大仲马（1802—1870），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报刊连载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作品，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大仲马一生作品颇丰，除了《基督山恩仇记》，他还有九十部戏剧和约一百五十部小说。其中，《亨利三世及其宫廷》（戏剧）、《拿破仑·波拿巴》（戏剧）、《三剑客》（小说）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基督山恩仇记》是大仲马于一八四五年八月起在巴黎《辩论报》上连载的小说。故事描写了基督山伯爵复仇的经历。水手邓蒂斯航海归来，准备与女友美茜蒂丝结婚。嫉妒邓蒂斯的会计邓格拉司联合邓蒂斯的仇敌弗南诬告他是拿破仑党人。检察官维尔福为了一己之私，尽管明知邓蒂斯清白无辜，还是将其打入死牢伊夫堡。在牢中，邓蒂斯遇到了神父法利亚，获得了对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后来，邓蒂斯逃离伊夫堡，取得基督山岛上的宝藏。他化名基督山伯爵，重返人世，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全书情节跌宕起伏、描写细腻真挚，布局清晰合理，特别是它的对话，流畅自然，极好地揭示了人物性格特征。本书堪称世界通俗小说的典范，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二〇一〇年十月



目 录

CONTENT

上卷

第一章	船到马赛	1
第二章	父亲和儿子	5
第三章	迦太兰村	8
第四章	密谋	13
第五章	喜宴	16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21
第七章	审讯	26
第八章	伊夫堡	31
第九章	订婚之夜	36
第十章	土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38
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王	42
第十二章	父亲和儿子	45
第十三章	百日王朝	48
第十四章	两个犯人	51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56
第十六章	意大利学者	62
第十七章	长老的囚室	67
第十八章	宝藏	75
第十九章	长老之死	81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85
第二十一章	狄波伦岛	87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	91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94
第二十四章	珍宝	97
第二十五章	重回马赛	100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103
第二十七章	往事	108
第二十八章	档案	115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118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123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130
第三十二章	醒来	141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143
第三十四章	显身	156
第三十五章	锤刑	165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170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陵墓	176
第三十八章	约会	184
第三十九章	贵客	186
第四十章	早餐	195
第四十一章	会面	200
第四十二章	管家先生	205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的别墅	208
第四十四章	为亲人报仇	211
第四十五章	血雨腥风之夜	222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228
第四十七章	波起灰斑马	235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战	241
第四十九章	希腊女郎	246
第五十章	摩莱尔的家庭	248
第五十一章	情人相约	253
第五十二章	毒药的学问	257
第五十三章	歌剧《恶魔罗勃脱》	264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伏	272
第五十五章	少校卡凡尔康德	277

下 卷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283
第五十七章	大门口	289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293
第五十九章	遗嘱	297
第六十章	急报	301
第六十一章	驱逐睡鼠	305
第六十二章	幻影	310
第六十三章	晚宴	315
第六十四章	乞丐	320
第六十五章	夫妻间的争吵	324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328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333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338
第六十九章	调查	342
第七十章	舞会	347
第七十一章	面包与盐	351
第七十二章	圣·米兰夫人	353
第七十三章	诺言	359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的家墓	371
第七十五章	会议记录	375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380
第七十七章	海蒂	385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395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404
第八十章	控诉	410
第八十一章	退休面包商的房间	413

第八十二章	夜盗	423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430
第八十四章	波香	433
第八十五章	出游	435
第八十六章	审讯	440
第八十七章	挑衅	445
第八十八章	侮辱	448
第八十九章	夜晚	452
第九十章	会面	456
第九十一章	母亲和儿子	461
第九十二章	自尽	464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468
第九十四章	表白	471
第九十五章	父亲和女儿	477
第九十六章	婚约	480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485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488
第九十九章	法律	493
第一〇〇章	露面	497
第一〇一章	毒蛇	500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502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504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司的签字	508
第一〇五章	墓地	513
第一〇六章	分享	518
第一〇七章	狮窟	525
第一〇八章	法官	528
第一〇九章	开庭	532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535
第一一一章	赎罪	538
第一一二章	离去	541
第一一三章	旧事	547
第一一四章	庇庇诺	552
第一一五章	菜单	556
第一一六章	宽恕	559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562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圣母”瞭望塔的守望员发出信号——从土麦那出发，途经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埃及王号三桅帆船即将抵达。

和平时一样，一个领港员立即出发，在摩琴岬和里翁岬之间登上了埃及王号。

圣·琪安堡的平台上很快便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对于马赛来说，一艘船的入港无疑是一件大事，何况是“埃及王号”这样的船，它在马赛古老的佛喜船坞建造装配、载货出航，船主又是本城的人，这就更引人注意。

船渐渐地越驶越近，已安然越过了卡拉沙林岬的和杰罗斯岬之间由火山爆发形成的那个海峡，绕过波米琪，扯起上桅帆、前桅三角帆和后桅帆，自港口挺进。可是，它的行驶是如此缓慢异常，外表看起来又这般无精打采，以至那些看热闹的人心里本能地预感到了某些不祥的事情的发生。然而，有航海经验的人却非常清楚，如果确实有意外发生，也必定与船本身无关，因为这艘船的驾驶和行驶都没什么问题。领港员正在引导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入口，一个年轻人在他身旁打着迅速的手势，敏锐地注视着船的每一步运行，并复述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弥漫于人群之中的不安情绪使一位观看者无法忍耐下去，他不等帆船入港便跳入一只小艇，向埃及王号驶去，在里瑟夫湾的对面靠近了埃及王号。

领港员身边的年轻船员看到他来，就脱下帽子，离开岗位走到船边。这个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岁左右，身材瘦长，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身上流露出那种从小同风险搏斗的人所特有的镇定和坚毅。

“啊，是你，邓蒂斯，”小艇上的那个人喊道，“到底怎么回事，您的船为什么整个都显得这样丧气？”

“不幸极了，”年轻人回答道，“尤其是对我，真是不幸极了！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勇敢耿直的船长黎克勒！”

“那货呢？”船主急切地问。

“货算是安全到达了，摩莱尔先生，我相信您会在这方面感到满意的，但黎克勒船长、那个可怜的人……”

“他究竟怎么了？”明显松了一口气的船主接着问，“那个勇敢的船长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掉到海里死的吗？”

“不，先生，是脑膜炎带走了他的生命，他临终前痛苦极了。”接着他转过身去向船员大声喊道，“全体注意，准备下锚。”

所有的水手依令而行。船上总共有八到十个水手，他们马上行动起来，有的立即奔向主帆脚索，有的奔向三角帆，有的守候在升降索旁边，还有的待在转帆索和绞帆索旁。

那位年轻水手无精打采地环顾四周，发现他的命令确实已得到了迅速的执行，就又转过去面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船主重新捡起话头，继续说道。

“唉，先生，谁也料想不到啊！在离开那不勒斯之前，黎克勒船长同那不勒斯港务长交谈了很长时间。船离港时，他就感到有些不舒服。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他就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

“按照惯例，我们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他被裹在吊床里，头脚各绑了一只三十六斤重的大铁球，就葬在了阿尔及里奥岛旁边。他的荣誉勋位十字奖章和佩剑，我们都带回来给他的遗孀。他这一生真算是没有虚度了。”他惨然一笑，接着道，“和英国人打了十年的仗，最终还能像常人一样死在床上。”

“就是这样，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要知道，人总是会死的，老年人最终要给青年人让路，不然，青年人就没有办法晋升了。你刚才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物完好无缺，摩莱尔先生，我担保。这次航行至少可以给您带来两万五千法郎的盈利，我想。”

此时，船刚过郎德塔，年轻人喊道：“绞帆，慢行！”

命令马上得到了执行，就像在战舰上一样。

“落帆！落帆！”

最后一声命令一落，所有的帆都降了下来，帆船在惯性下，以几乎无法觉察的速度前移。

“现在，请您上船吧，摩莱尔先生，”看到船主有些急不可待，邓蒂斯说道，“您的会计邓格拉司刚从船舱里出

来，他会告诉您所有您想知道的情况。我还得照看下锚和把这只船挂住。”

不容他再说，船主立即抓住邓蒂斯扔下的一条长绳，以水手的敏捷，爬上帆船的阶梯，而邓蒂斯则回去执行他大副的任务，让那个叫邓格拉司的人去和船主交谈。邓格拉司也已向船主迎來。

这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脸上阴沉沉的，流露出谄上欺下的本来面目。此外，除了他会计的头衔之外，他的作风也引起水手们的厌恶。他在全体船员中受到普遍的憎恨，其程度正如爱德蒙·邓蒂斯所受到的喜爱那样。

“啊，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船上发生的不幸您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可怜的黎克勒船长啊！他可真是勇敢诚实的好人！”

“并且他是最优秀的海员，已经在碧海蓝天中磨炼得成熟老练，承担摩莱尔父子这样重要的公司的利益重任，他应该是最佳人选了！”邓格拉司答道。

“不过，”船主目光瞅着正在照看下锚的邓蒂斯说道，“我认为，邓格拉司，一个海员要熟悉本行，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非得上了年纪才行。看看我们的朋友爱德蒙，我觉得，他不必向任何人请教就已经很称职了。”

“不错，”邓格拉司说道，冷冷地瞟了邓蒂斯一眼，眼神里满是嫉恨，“不错，毫无疑问他很年轻。船长刚咽气，他连别人的意见也不征询一下就发号施令，并且让我们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而没有直接返回马赛。”

“关于这艘船的指挥权的接管问题，”船主说，“那是他身为大副应尽的责任。至于船在爱尔巴岛延误了一天半时间，除非这艘船需要修理，否则那就是他的不对。”

“这艘船的状况就像您和我的身体一样良好无恙，摩莱尔先生，这一天半时间的延误完全是因为他突然心血来潮，想上岸游玩而白白浪费掉的，事情就是这样。”

“邓蒂斯，”船主转身向那个年轻人喊道，“你过来一下。”

“请稍等，先生，”邓蒂斯说，“我马上就过来！”

接着他向全体船员喊道：

“抛锚！”

铁锚立刻被抛落水中，铁链下落时发出互相碰撞的叮当声。虽然有领港员在场，邓蒂斯还是坚持做完他职责内的事情，直到这道最后的工序操作完毕。接着他又补充道：

“把公司的旗换成狭长旗，下半旗！斜放横桁！”

“您看，”邓格拉司说，“我敢说，他已经自封为船长啦！”

“事实上他的确已是船长。”船主说。

“但那还需要您和您的合伙人的签字才行啊，摩莱尔先生。”

“他为什么不应该获得这个职位呢？”船主说，“他很年轻，这我非常清楚，不过我认为他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并且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邓格拉司的眉头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道，“现在船已经下锚停好了，我来听您有什么吩咐。您刚才是在叫我，对吧！”

邓格拉司向后退了几步。

“我想知道，船为什么要在爱尔巴岛停留？”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先生，那只是为了执行黎克勒船长的最后一个命令。他临终的时候，让我把一包东西交给柏脱兰元帅。”

“那么您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元帅。”

“见到了。”

摩莱尔打量周围，然后把邓蒂斯拉到一边，猝然问道：“陛下还好吗？”

“看起来身体非常健康。”

“这么说您已见到了陛下？”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刚好走了进来。”

“您和他讲过话吗？”

“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邓蒂斯微笑着。

“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向我打听关于这艘船的一些事情——什么时候到马赛，走了什么航线，运了些什么货，等等。我想，船上要是没有装货，而且船主又是我的话，他会买下这艘船的。但我告诉他，我不过是大副罢了，船是摩莱尔父子公

司所有的。‘哦，哦，’他说，‘这家公司我知道，摩莱尔家族世代都当船主的，我镇守瓦朗斯时，就有一个姓摩莱尔的人在我们那个团队里服役。’”

“一点不错，真是那样的！”船主兴奋地嚷道，“那是我叔叔波立卡·摩莱尔，后来他当过上尉。邓蒂斯，您一定要告诉我叔叔，说陛下依然记着他，您将会看到这个老军人被这个消息感动得掉眼泪，”他亲密地拍拍邓蒂斯的肩膀，接着说，“邓蒂斯，您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爱尔巴岛靠岸，这样做非常好。只是，您把一包东西带给元帅，并和陛下交谈的事情要是被人知道的话，您就要受到连累了。”

“先生，您为什么说这会连累我呢？”邓蒂斯说，“我甚至连我带的东西是什么都一无所知，而且陛下只不过是问了来客几个问题而已。噢，对不起，卫生署的检疫人员和海关官员朝这边来了。”

“哦，你去忙吧，亲爱的爱德蒙。”

年轻人于是向舷门那边走去，他一离开，邓格拉司就凑近前来。

“看来，”他说，“他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来向您说明为什么在费拉约港停留了吧！”

“是的，非常充分的理由，亲爱的邓格拉司先生。”

“啊，这样就好极了，”邓格拉司说道，“看到一位同事没有尽到职责，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邓蒂斯已经尽到职责了，”船主回答，“这就用不着再多说了。他到这个岛上耽搁一下是黎克勒船长吩咐的。”

“说到黎克勒船长，船长有一封信邓蒂斯转交给您了吗？”

“给我？没有啊！他是有封信要给我吗？”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黎克勒船长还把一封信交托给他。”

“您指的是哪一包东西？邓格拉司。”

“就是邓蒂斯顺便留在费拉约港的那包东西。”

“您怎么知道他把一包东西留在了费拉约港呢？”

邓格拉司顿时面皮涨得通红。

“我从船长室经过时，房门正好半掩着，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邓蒂斯。”

“他一点都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船主说“要是写信，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邓格拉司低头想了一会儿。

“那么，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我请求您不要向邓蒂斯提起这件事，可能是我搞错了吧。”

这时，年轻人走了过来。邓格拉司见机离开了。

“喂，亲爱的邓蒂斯，您现在有空了吗？”船主问。

“有空了，先生。”

“您办事没用多久。”

“是的，我给海关人员交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至于其他的证件，我已经交给了领港员，他们已有人随他去了。”

“这么说您在这里没其他事要办了吧？”

邓蒂斯飞快的环顾周围。

“没有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那您愿意和我们一同去吃晚饭吗？”

“请您原谅，摩莱尔先生，很抱歉。我得先去看望我父亲。不过，对您的盛情，我还是非常感激。”

“您这样做很对，邓蒂斯，很对，您是个孝子，这我早有耳闻了。”

“这……”邓蒂斯有点犹豫，“我父亲最近身体怎么样，您知道吗？”

“亲爱的爱德蒙，虽然我最近并没有看到他，但我相信他身体很好！”

“是的，他总是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平房里面。”

“这至少可以证明，您航海在外期间，他不缺什么东西。”

邓蒂斯笑了笑。

“我父亲为人骄傲得很，先生。就算他连饭都吃不上了。恐怕除了上帝之外，他绝不会跟任何人要求什么东西的。”

“那么好吧，您还是先去探望令尊吧，我们等您回来吃饭。”

“还得再次请求您的原谅，摩莱尔先生，看望过我父亲之后，我还得拜访另一个人。这对我来说同等重要。”

“噢，不错，邓蒂斯！我差点忘了在迦太兰人之中，有一位正在像您父亲一样，心急如焚地等您归来呢！——那美丽的美茜蒂丝。”

邓蒂斯不由得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那没什么好奇怪的,她到我这儿来过三次了,打听有没有埃及王号的消息。嗨,爱德蒙,你有一位漂亮迷人的情人啊!”

“她不是我的情人,先生,”年轻水手郑重地宣告,“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候,两者都是一回事儿。”船主笑道。

“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回事,先生。”邓蒂斯回答。

“好了,好了,亲爱的爱德蒙,”船主接着道,“我就不留您啦。您为我做事这么优秀,所以我应该让您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自己的事情。您手头缺钱吗?”

“不缺,先生。出海工作的差不多三个月的薪水都在这儿呢。”

“您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年轻人,爱德蒙。”

“而且我有一位可怜的父亲,摩莱尔先生。”

“对,对,我非常清楚,您是一个孝子。去吧,去看望您父亲吧。我也有个儿子,如果他出航三个月回来时,有人要把他留住而远离我,我肯定会对他非常恼火的。”

“那么,我可得走了,对不起啦,先生。”年轻人行着礼说道。

“好的,如果您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要给我说,您可以走了。”

“没有了。”

“黎克勒船长临终前,没有把一封信托付给您转交我吗?”

“他那个时候已经写不了信了,先生,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得跟您请半个月假。”

“是要结婚吗?”

“是的,先要结婚,之后还要到巴黎去一趟。”

“好,好!我给您准这段时间的假,邓蒂斯。船上的货要六个星期才能卸完,再次出海还得在三个月之后,只要您在三个月之内回来就行。埃及王号,”船主拍拍年轻海员的肩膀,“没有船长是不能出航的。”

“没有船长!”邓蒂斯大声说道,眼底里闪烁出兴奋而愉快的光芒,“请留意您说过的话,先生,您触到了我心底隐藏最深的希望。您是说我将被任命为埃及王号的船长了吗?”

“假如我是独资老板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决定对你的任命,亲爱的邓蒂斯。但是,我有一个合伙人,您也知道,有句意大利谚语是这么说的:‘谁有了一个合伙人,就有了一个老板。’不过,这件事至少已成功了一半,因为您已经拥有了两票中的一票。我会替您取得另一票,请相信,我会尽我所能去争取!”

“哦,摩莱尔先生,”年轻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紧紧握住船主的手,高声说道,“摩莱尔先生,以我父亲和美茜蒂丝的名义,我真诚地感谢您!”

“好,好,爱德蒙,别说了。上帝会保佑好人的。看你父亲去吧,看美茜蒂丝去吧,完了再回来找我。”

“让我送您上岸好吗?”

“谢谢,不用了,我还要去找邓格拉司结账。您对他航行期间的表现满意吗?”

“这要看您的问题是就什么方面而言,先生,如果问他是不是一个好同事,那么我认为他不是。我和他曾经有过一次小的争吵,后来,我傻傻地向他提出了在基督山岛停留十分钟,以解决这次争吵的建议,可是我感到从那天以后,我在他那儿就不受欢迎了。我提出这个建议真是不该,而他拒绝我的建议是正确的。如果是问他是否作了一个称职的会计,那么我想我对他无可非议,他的工作方法是完全可以让您满意的。”

“不过,”船主问道,“邓蒂斯,假如您当了埃及王号船长的话,您还愿意把邓格拉司留下吗?”

“摩莱尔先生,”邓蒂斯回答道,“不管是当船长还是当大副,那些能够取得我的船主的信任的人,都会受到我的尊重。”

“够了,够了,邓蒂斯,从各方面来看,您都无愧于‘耿直’这个称誉。我不耽误您的事情了,走吧,我看您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那么我可以就此告辞了?”邓蒂斯问。

“走吧,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您愿意把您的小艇借我一用吗?”

“当然,没问题。”

“那,摩莱尔先生,再见,非常感谢您!”

“再见,亲爱的爱德蒙,祝你好运!”

年轻海员跳进小艇,在船尾坐定,吩咐到卡尼般丽街靠岸。两个水手立刻开始划桨,小艇像箭一样,划开水面,在那条从港口直抵奥兰码头的、夹在两条海船中间的狭窄通道里的千百只小船中穿行而去。

船主面带微笑,目送他走远,直到他跳上码头,在五颜六色的人群中消失不见。从清晨五点到晚上九点,这

条著名的卡尼般丽街总是充满了拥挤的人群。现代的马赛居民对这条街道如此的骄傲，他们甚至一本正经地郑重宣称：“假如巴黎有一条卡尼丽般街道，那么巴黎将是第二个马赛了。”

船主转过身，发现邓格拉司已经站在自己身后。表面上，邓格拉司是在等候他的吩咐，但事实上，他也同船主一样，在目送着那个年轻海员。

然而，这两个人虽然都在目送同一个人，他们的眼神却完全不同。

第二章

父亲和儿子

先不说邓格拉司是怎样满怀嫉恨，在船主摩莱尔的耳边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讲他的同事的坏话，单讲邓蒂斯横越卡尼般丽大街之后，沿着黎史路拐进米兰巷林荫道左侧的一幢小房子。他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按在他那狂跳不已的心口上，在黑暗中兴冲冲地登上了四层楼梯，停在一扇半开半闭的房门前。透过那扇半开的房门，小房间里的一切都尽收眼底。

邓蒂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小房间里。

“埃及王号”已经到达的消息老人还未曾得知。他此时正跨在一张椅子上，用颤抖的手在窗口编扎铁线莲和旱金莲，想把它们编成格子状的花屏。

突然，他感到一只手从后面把他的身体抱住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爸爸，亲爱的爸爸！”

老人叫了一声，转过身来，一见是自己的儿子，就随即脸色苍白地颤抖着倒入儿子的怀中。

“怎么了您，我最亲爱的父亲？您病了么？”年轻人焦虑地问道。

“没有，没有，我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孩子，我的宝贝儿子啊！我没有生病。哦，我没想到你这个时候回来。真让人高兴啊！这样突然地见到你回来，简直让人惊喜不已。啊！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快要死啦！”

“好了，好了，高兴起来吧，亲爱的爸爸！这是我，真的是我！人们说高兴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没有让您知道就冷不丁出现在您身边。好啦，露出笑容来看着我，不要瞪着这么大的眼睛看我。我回来了，现在我们会很快乐的生活。”

“是，是，孩子，我们会非常快乐的生活，我们会非常快乐的生活，”老人答道，“可是，我们怎么能快乐的生活呢？难道你将不再离开我了吗？来，告诉我你是不是交上了什么好运。”

“另一家人丧亲的痛苦换来了我的幸福，”年轻人说，“但愿上帝宽恕。可是，上天明白，这种好运并不是我刻意追求的。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也真的不能虚情假意装出悲哀的样子。那位好心的黎克勒船长死了，爸爸，在摩莱尔先生的帮助下，我应该能够接替他的位置。您明白吗，爸爸？您明白吗，我才二十岁就当船长，薪水有一百个金路易，还可以分红！这对我这样的一个穷水手来说，是不是以前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呢？”

“是的，我的孩子，”老人回答道，“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嗯，只要我拿到第一笔钱，就马上给您买一幢小房子，小房子要带个花园，花园里种上您的铁线莲、旱金莲和金银花。哎呀，您怎么了，爸爸；您觉得哪儿不舒服吗？”

“噢，没什么，没什么，一会儿就过去了。”老人这么说着，身体却因精力不济，向前倾倒。

“来，来，”年轻人说，“喝一杯酒，爸爸，您很快就没事儿了。您把酒放在什么地方了？”

“不，不，谢谢你，孩子。你不用找酒，我不喝的。”老人说。

“要喝、要喝，爸爸，告诉我酒放在哪儿？”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两三个小柜子。

“不用费劲了，”老人说，“没有酒了。”

“什么，没酒了？”邓蒂斯脸色开始发白，他看看老人深陷的双颊，再看看空空如也的柜子。“什么，没酒了？爸爸，您是不是缺钱用？”

“你一回来，我就什么也不缺了。”老人答道。

“可是，”邓蒂斯擦去眉头上的汗珠，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是我三个月以前走的时候还留给您两百法郎的呀！”

“是的是的，爱德蒙，一点没错，但你忘了那时我们还欠着邻居卡德罗斯的一小笔债。他跟我说起这笔债，并

告诉我，假如我不代你还掉这笔债，他就去跟摩莱尔先生要。听我说，为了不让这事对你造成伤害，……”

“那么？”

“嗯，我还了钱。”

“可是，”邓蒂斯嚷道，“我可是欠卡德罗斯一百四十法郎！”

“不错。”老人讷讷地说。

“那么，您就用我留给您的二百法郎中的钱还他了？”

老人做了一个表示肯定的动作。

“那么说，您三个月以来只靠六十法郎生活？”年轻人嘀咕着。

“你知道我不需要多少东西的。”老人说。

“上帝啊，请宽恕我！”爱德蒙哭着在老人面前跪下了。

“你这是做什么呀？”

“您让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这些就不说了，因为现在我看到了你，”老人说，“就把什么都给忘记了。一切都重新好起来了。”

“是的，我回来了，”年轻人说，“我带着幸福的前途和一点钱回家来了。看爸爸，看，”他说，“拿着，拿着吧，马上叫人买点东西！”

说着，他翻开口袋，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十多枚金币、五六枚银币和一些零钱。

老邓蒂斯的脸上满是惊喜和开朗。

“这是谁的？”他问道。

“我的！您的！我们的！拿着吧，买些吃的，欢乐一下，以后我们的钱会更多呢！”

“轻点，轻点，”老人微笑道，“请原谅，还是允许我把你的钱省着点花吧！因为要是被他们看到我一下子买了太多东西，他们就会说那些东西我只有等你回来才买得起。”

“随您的便吧，但是，爸爸，首要的事情是雇一个佣人。我不能再让您长期孤零零的待在家里。我偷偷地带来了一些咖啡和上等烟草，就在船舱的一小箱子里藏着，明天这些东西就可以属于你了。嗯，嘘——有人走来了。”

“是卡德罗斯。他一定是听到你交了好运回来的消息，特地赶来向你祝贺的。”

“哼！言行不一的家伙，”爱德蒙咕嘟着说，“不过没什么，无论如何他还算是个邻居，偶尔也帮点忙，所以还是应该欢迎他的。”

爱德蒙这句低语刚刚讲完，卡德罗斯那个一头乱蓬蓬黑发的脑袋就出现在门口了。他二十五六岁上下，手里拿着一块布——他只适合作裁缝——这块布是他打算用来做衣服的衬里的。

“怎么！是你回来了吗，爱德蒙？”他一口浓重的马赛口音，咧着嘴，露出象牙一样洁白的牙齿笑着说道。

“是的，是我回来了，您看到了，邻居卡德罗斯。凡是需要我的地方，您尽管吱声，随时为您效劳。”邓蒂斯回答道。虽然话答得彬彬有礼，但内心的冷漠却是掩盖不住的。

“谢谢，谢谢。不过，好在我暂时不需要什么帮助，倒是偶尔有别人需要我帮点忙。”卡德罗斯做了一个手势，“我不是说你，孩子，不是说你！我把钱借给你，你还了我。好邻居总会这样的，我们之间互不相欠。”

“对于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心里老觉得还欠他们什么。”邓蒂斯答道，“因为我们虽然可以还清欠他们的钱，却还不清欠他们的情意。”

“还提那个干吗？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还是让我们说说你这次开心归来吧，孩子。我刚才去码头上配一幅紫红色的细花布，不想遇见了我们的邓格拉司朋友。‘怎么，你在马赛哪？’我冲他喊道。他说‘是呀。’‘我还以为你在士麦那呢。’‘不错，我是在那儿待过，但是现在我回来了。’‘我们亲爱的好朋友，小爱德蒙呢，他在哪里？’我问他。‘肯定到他老爸那儿去了。’邓格拉司回答道。因此我赶快过来了。”卡德罗斯接着又说道，“来这里同一位好朋友握握手，一块儿分享快乐。”

“好心的卡德罗斯，”老人说，“他对我们如此关爱！”

“是啊是啊，当然是这样啦！我对你们又喜欢又敬重，因为诚恳老实的人现在太少了。看样子，你大概是发了财回来了，我的朋友。”裁缝边说边瞟着邓蒂斯倒在桌上的那一把金币和银币。

年轻人注意到了他邻居的黑眼睛里有贪婪的目光在闪烁。

“噢，”他漫不经心地说，“这不是我的钱。父亲怕我担心我不在的时候他缺钱用，为了让我放心，他把钱全都倒在桌子上了。好了，爸爸，”邓蒂斯接着说，“把钱收起来，放回柜子里吧。如果邻居卡德罗斯需要的话，则可以为他提供帮助。”

“哦，不用了，孩子，”卡德罗斯说，“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感谢上帝，我做裁缝这一职业足够我吃饭了。把你的钱留着吧，留着吧。人总是赚不完钱的。不过，不管能不能用得着你的钱，我都要对你的好意表示感谢。”

“我可是一片真心啊。”邓蒂斯说。

“这我当然知道。哦，你和摩莱尔先生好像关系挺好的嘛，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

“摩莱尔先生一直很照顾我。”邓蒂斯回答道。

“如此，他请你吃晚饭你就不该回绝他啦！”

“什么，你回绝了他的邀请？”老邓蒂斯说，“他曾经请你吃晚饭吗？”

“是的，亲爱的爸爸。”爱德蒙说道，看见父亲为他受到这样的器重而惊讶异常，他不禁会心地微笑着。

“那么，你为什么要拒绝呢，孩子？”老人问。

“因为我想快点见到您，爸爸，”年轻人答道，“我着急想见到您！”

“这一定会让好心的摩莱尔先生生气的，”卡德罗斯插话说，“要做船长了，可不该惹船主不高兴啊！”

“我已经把我谢绝邀请的理由向他解释清楚了，”邓蒂斯说，“我想他应该是理解了。”

“哦，不过当船长应该恭维一下老板才好。”

“我希望我不恭维也可以当船长，”邓蒂斯回答道。

“那好极了，好极了！所有的老朋友都会因此而高兴的。另外，我知道还有个圣·尼古拉堡后面的人也不会为这件事而不高兴的。”

“美茜蒂丝？”老人问。

“是的，亲爱的爸爸。现在我既然已经见到了您，知道您平安无恙，您缺少的东西又都已齐备，那么请您同意让我到迦太兰村一趟。”

“去吧，我亲爱的孩子，”老邓蒂斯说，“愿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妻子，就像上帝保佑我和我的儿子一样！”

“他的妻子！”卡德罗斯说，“说这话太早了吧，邓蒂斯老伯。看样子，她还没有成为他的妻子呢！”

“不错，但是从各方面来考虑，她不久就会是了。”爱德蒙回答。

“是，是，”卡德罗斯说，“但是，这次你回来得很快，这倒是正确的，我的朋友。”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美茜蒂丝是个十分漂亮迷人的姑娘，而漂亮迷人的姑娘情人是绝对不会缺的。尤其对她来说，有多得上打的情人呢。”

“是真的吗？”爱德蒙笑着说，但笑容中却有一丝忧虑流露出来。

“啊，是真的，”卡德罗斯接着说，“而且那些求婚者都相当杰出呢。但你应该明白，你马上就是船长了，到时候还有谁能不答应你呢？”

“你是说，”邓蒂斯回答道，笑容遮掩不了内心的焦虑，“假如我不当船长的话……”

“这，唉！”卡德罗斯摇头说道。

“得了吧，得了吧，”年轻的水手说，“通常情况下，我对女人的评价比你更高明，尤其是对于美茜蒂丝。我坚信，不论我当不当船长，她对我都会同样的忠贞。”

“那就更好，那就更好，”卡德罗斯说，“一个人想要结婚时，给人以充分的信任总不会错的。不过别别睬那些，我的朋友，去吧，告诉她你回来了，告诉她你美好的希望和幸福的前程吧！”

“我这就走。”爱德蒙说道。他把父亲拥抱了一下，和卡德罗斯告了声别，就离开房间走了。

卡德罗斯又在房间里逗留了一会，也告辞了老邓蒂斯，到楼下去和邓格拉司重新会合，邓格拉司正在西纳克街拐角处等他。

“嗨，”邓格拉司问，“你见到他了吗？”

“我刚从他那里出来。”卡德罗斯答道。

“他有没有说起他当船长的希望？”

“他说的有板有眼，好像他当船长的事情已经决定了。”

“不要着急！”邓格拉司说，“就我来看，他似乎太心急了一些。”

“不过，摩莱尔先生好像已经向他应允了这件事。”

“这么说他正在因此而洋洋自得了？”

“他简直是得意忘形！那意思他已经马上准备照顾我，似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还要把钱借给我，看起来像个银行家了。”

“你拒绝他了？”

“当然拒绝了，尽管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还是我把他挣到的第一枚银币放在他手里的呢！不过现在不一样了。邓蒂斯先生已经不再会求到别人头上了，他即将是船长了。”

“哼！”邓格拉司说，“他现在还没有当上船长呢。”

“唉！最好他一辈子都当不成船长！”卡德罗斯说，“因为一旦他当上船长，那就连话也跟他说不上。”

“假如我们可以来决定的话，”邓格拉司答道，“他就只能在原来的位置待着，甚至说不准位置比现在还要低下。”

“这话是怎么说的？”

“没什么，我自己说说罢了。他依旧爱着那个迦太兰人吗？”

“爱得都有些魂不守舍了，但要么是我完全弄错了，不然他在这件事上必然会有一些波折的。”

“你能说清楚一点吗？”

“为什么我要说清楚一点？”

“这也许比你想的更加重要。你讨厌邓蒂斯吗？”

“我对这种自命不凡的家伙素来没什么好感。”

“那么，你把所有跟那个迦太兰人有关的事，统统说给我听。”

“我所知道的并不确切。正如前面我给你说的，就我注意到一些事情而言，我不能不相信，那个未来的船长在荫馥密丽村恐怕会遇到一些麻烦。”

“你到底了解哪些？说吧，说出来让我也知道。”

“嗯，我注意到美茜蒂丝每次上城里去的时候，总有一个小伙子在她身边跟着，那是个迦太兰小伙子，身材魁伟，乌黑的眼睛，棕红色皮肤，样子看起来很威猛。她管他叫堂哥。”

“是吧，在你看来，那位堂哥是她的追求者吗？”

“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想法罢了。一个二十一岁的身体魁伟的小伙子和一个十七岁的漂亮姑娘待在一起，你想还能说明其他什么呢？”

“你刚才说，邓蒂斯去迦太兰人那儿了？”

“我还没下来的时候，他就去了。”

“我们也沿那条路走走吧。我们可以停留在里瑟夹酒店，一边喝着梅尔姬酒，一边静候消息。”

“那么快点儿动身吧，”卡德罗斯说，“但我可事先声明了，酒钱得由你来付。”

“那是当然。”邓格拉司答道。他们大步赶到所说的地点，要了一瓶酒。

就在十分钟以前，邦费勒老爹看见邓蒂斯从这里经过。于是他们知道他确实还在迦太兰村，便放心地坐在了披上了新绿的梧桐树和槭树下。鸟儿们在枝头欢快地鸣唱，赞美春天的美好日子。

第三章

迦太兰村



这两个朋友望着遥远的天边，竖着耳朵，痛快地喝着冒起泡的梅尔姬葡萄酒；距他们大约百步开外的一个地方，迦太兰人的村庄就耸立在一座光秃秃的、被日晒和强劲的风侵蚀的小山丘后面。

从前有一天，从西班牙出发的一批神秘的移民，停靠在这狭长的半岛上，一直居住到现在。谁也不知道这些移民从哪里来，他们讲的语言非常陌生。他们中有一位首领懂得普罗旺斯方言，他恳求马赛市政府把这块贫瘠的海岬赐给他们，他们把海船拖到海岬上来居住，就像古代的航海者一样。这个要求获得了政府的批准。三个月之后，在运载这些漂泊者的十四五艘海船周围，一个小村庄兴建起来了。

这个小村庄以古怪而别致的方式建造起来，一半像是摩尔式，一半像是西班牙式。现在他们的后裔居住在那儿。他们说着祖先的语言，近三四个世纪了，他们依然忠实无比地在这个小海岬上依附着，就好像一群海鸟在上面栖息。他们不与马赛的居民混合，相互之间通婚，他们保持着祖国的风俗习惯和服装，就像他们保持着故乡的语言一样。

读者不妨随我们从小村庄唯一的一条街穿过，走入其中的一间屋子；阳光把屋外染成了当地古迹所特有的那种枯叶般的颜色，在屋里，则粉刷上西班牙乡间小旅店千篇一律的白石灰作为唯一的装饰物。

一个俏丽的年轻姑娘正背倚着板壁站着。她有乌玉一般黑的头发，像羚羊一般温柔漂亮的大眼睛。她纤细得

好似出自古画的手指正在将一朵纯洁的石南花轻轻抚弄，她把花瓣一片片摘下来，撒得满地都是。她的手臂裸露到肘部，被日光晒成了褐色，好像是依照阿尔的神维纳斯的手臂铸造出来的，正在焦躁不安中轻轻颤动着。她那极富曲线美的柔软的脚步拍打着地面，隐约可以看见她那穿着标记有蓝灰两种颜色的红线袜的大腿，以及那纯洁而引以为豪的大胆的外形。

离她三步远处，一个二十一二岁的高大青年，在一把椅子上坐着，短促地晃动着椅子，手肘在一件虫蚀过的旧家具上支撑着，正用烦恼而不安的眼神直盯着她。他在用眼光询问，但少女坚定而镇静的目光却将他的眼神控制住了。

“啊，美茜蒂丝，”年轻人说，“又快到复活节了，你看，这是不是举行婚礼的最佳时刻呢。”

“我已说过不下一百遍，弗南，真的，您再这样问确实是在自寻烦恼！”

“那，重复一遍，求求您，重复一遍，我才会确信。说一百遍也好，说您拒绝了我的爱，虽说您母亲是赞成这事的。请让我彻底明白您是在对我的幸福进行愚弄，我的生死对您来说无关紧要。啊，天哪，我的天哪！我十年来一直怀着做你丈夫的梦想，美茜蒂丝，而如今却要打破这个希望，那作为我生活的唯一目标的希望！”

“我可从没有鼓励您抱此希望，弗南，”美茜蒂丝回答，“您也责怪不得我跟您调过情。我老是告诉您：‘我像爱一个哥哥一样爱着您，在这兄妹情谊之外，对我你不要有任何苛求，因为另一个人才是我心所属。’我总是这样跟您说吧，弗南？”

“不错，我非常清楚，美茜蒂丝，”年轻人答道，“不错，您对我表示出近似残酷的坦率。不过难道您不记得了，同族通婚是迦太兰人的一条神圣法则吗？”

“您错了，弗南，那并不是一条法则，而只是一种习俗，仅此而已。请您不要拿出这种习俗来为您说话。您服兵役的年龄已经到了，弗南，您现在的自由自在不过是暂时缓征罢了，您随时都仍有应征入伍的可能。一旦您参了军，您打算把我怎么安排？我不过是一个身世凄苦的孤女，没什么财产，一间东倒西歪的小屋加几张旧渔网是我的全部家当，而就是这么点可怜巴巴的东西还是我爸爸传给我妈妈，又由我妈妈传给我的。我妈妈去世一年多了，弗南，您也知道，我几乎完全靠社会救济才活了下来！有时您装作我对您有过帮助，是想借此和我分享您捕到的鱼。我接受了，弗南，因为您是我伯父的儿子，我的嫡亲堂兄，我们在一起长大，更因为，假如我将您的好意拒绝，您会很难过的。但我深深感到，我拿去卖掉，再用换到的钱买来亚麻织渔网的那些鱼，弗南，我深深感到，那是一种施舍！”

“那没有任何关系，美茜蒂丝，不管您有多么贫苦，您也比最骄傲的船主或马赛最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更配得上我！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比一个正派女人和一个好管家婆更适合需要呢？我在哪儿能找到一个在这两方面都如此称心如意的姑娘呢？”

“弗南，”美茜蒂丝摇头说道，“如果一个女人爱的是另一个男人而不是她的丈夫，那她就会成为一个坏管家婆，连她是否始终是个正派女人也无法保证。您还是满足于只得到我的友谊吧，因为，我重申一遍，我所能答应您的就是这些了，有把握答应东西，我才会答应别人。”

“我明白了，”弗南说，“您可以无怨无悔地忍受贫苦，但您却怕我受穷。好吧，美茜蒂丝，如果能得到您的爱，我就想办法发财致富。您会把好运带给我，我会成为很有钱的人。我会越过渔民的身份，我可以给商行当雇员，那样我将会成为一个商人。”

“您没有出去闯试的机会的，弗南，您现在要服兵役。您还可以留在迦太兰村里，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战争。还是做个渔民吧，千万别去胡思乱想，因为梦想会使现实对您来说更加可怕，您就以得到我的友谊为满足吧，因为我实在不能给您友谊之外的其他东西。”

“那么好吧，美茜蒂丝，您说得不错，我会去当一名水手，您所蔑视的我们祖先的服装我也不拿了，我要把一顶上过漆的帽子戴在头上，我要拿一件条纹衬衫和一件纽扣上有铁锚的蓝色外衣。这样的装束您总该会喜欢吧？”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美茜蒂丝威严地扫了他一眼，“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美茜蒂丝，我的意思是，您之所以这样冷酷无情地对我，是因为您在等待一个这种装束的人。但也许您所等的人并不忠实可靠，即使他忠诚可靠，大海对他怎么样可不一定！”

“弗南，”美茜蒂丝嚷道，“我本来以为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没想到我错了！弗南，你祈求上帝的愤怒来帮助您的嫉恨，简直太卑劣了！不错，我绝不否认，我是在等待并且深爱着您所指的那个人，纵然他不能回来，我不仅不会认为他像您所说的那样不可靠，我还将坚信地说他爱我至死不渝！”

年轻的迦太兰男子忿忿地打了一个手势。

“我明白您的心思，弗南，您对他的怨恨出于我不爱您，您会用您的迦太兰刀去和他的匕首相拼！那又能对您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您被打败，就将连我的友谊也得不到；如果您打胜了，就会看到友谊化为仇恨。请相信，想通过和一个男人打架拼斗来讨好爱那个男人的女人，这种作法一点儿都不高明。不，弗南，您不能让自己的坏心

思作祟。不能娶我做妻子，您就以有我这么个妹妹和朋友为满足吧。再说，”她泪眼模糊地说道，“等着吧，等着吧，弗南，您刚才说大海是不在乎人的忠诚与否的，他已经出海四个月了，这四个月中，算来应该有好几次风暴吧。”

弗南没有做任何表示。他不想将美茜蒂丝脸上的眼泪拭去，尽管他愿意用一杯鲜血去换取这些眼泪。因为，那些泪是为另一个人而流的。

他起身在小屋里踱了一圈，然后带着阴郁的眼神，握紧双拳，站在美茜蒂丝面前。

“啊，美茜蒂丝，”他说，“再回答我一次：你已经下定决心了吗？”

“我爱的是爱德蒙·邓蒂斯，”姑娘平静地说，“除了爱德蒙之外，其他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做我丈夫。”

“您永远爱他吗？”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爱他。”

弗南像斗败了一般，泄气地耷拉下了脑袋，长长叹息一声，如同呻吟似的，然后突地抬起头来，咬牙切齿地说：

“假如他死了呢？”

“假如他死了，我也不会活。”

“假如他把你忘了呢？”

“美茜蒂丝！”一个声音在屋外欢快地叫道，“美茜蒂丝！”

“啊！”姑娘喊道，脸因欢乐而涨红了，在爱情的力量下跳了起来，“您看，他没有忘记我，因为他已经来了！”她冲到门口，打开了门，大声地嚷道：

“我的爱德蒙！我在这儿。”

弗南脸色煞白，哆嗦着，像一个看到了蛇的旅行者那样向后退去，撞在了他身后的椅子上，跌坐在上面。

爱德蒙和美茜蒂丝拥抱在一起，马赛耀眼的阳光透过打开的门射在屋里，使他们满身都闪烁着光华。起先，他们一点也不管周围的事物。他们在无边无际的幸福中与世界隔开，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讲话。这本来是欢乐到极致的冲动，表面上看反倒像是痛苦。

猛然间，爱德蒙眼睛的余光看见了弗南阴沉沉的面容，它从黑暗中显现，苍白却气势逼人。迦太兰青年不自觉的做了一个用手去按腰间的刀的动作。

“哦！对不起，”邓蒂斯紧皱双眉说道，“这屋里有三个人，我竟然没注意到。”

接着他转身问美茜蒂丝道：

“这位先生是谁人？”

“这位先生将会成为您最好的朋友，邓蒂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堂兄，我的哥哥，他就是弗南。也就是说除了您，爱德蒙，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他了。您不记得他了吗？”

“啊，记得。”爱德蒙说。

他并没有松开美茜蒂丝的手，而是用一只手紧紧捏着她，又把另一只手向迦太兰青年热情的伸去。

然而弗南对这友好的举动非但不理不睬，反而跟一尊塑像一样动也不动地沉默着。

爱德蒙于是用目光探究地扫过激动颤抖的美茜蒂丝，再到阴沉而气势逼人的弗南。一瞥之下，他茅塞顿开。

他不禁怒从心头起。

“我心急如焚地赶到您家里来，美茜蒂丝，没想到遇上了一个敌人。”

“一个敌人！”美茜蒂丝叫道，愤怒地盯着她堂兄，“你说我家里，有个敌人，爱德蒙！要是我也这么想，我就会挽着你的胳膊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

弗南的眼里怒火中烧。

“要是你遇到什么不幸，我的爱德蒙，”她继续镇定而绝不宽恕地说道，对弗南来说，这已表明少女已看到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坏念头，“要是你遇到什么不幸，我就爬到摩琴岬海角，纵身跳下去淹死。”

弗南脸色煞白，可怕极了。

“你弄错了，爱德蒙，”她继续说，“这里根本没有你的敌人，只有我哥哥弗南，他会像对待一个至交一样和你握手。”

这番话一说完，姑娘就威严地盯着迦太兰青年。她的目光仿佛将他迷惑，他慢慢走到爱德蒙跟前，把手伸了出来。

他的仇恨像一个貌似凶猛、实则无力的浪头，在姑娘那番话施加的影响下撞得粉碎。

可是，他一碰到爱德蒙的手，便感到再也忍耐不住，于是便从屋子里冲了出去。

“噢！”他跟疯子一样奔跑着嚷道，两只手插在头发里，“噢！谁能给我把这个人除去呢？我太不幸了！我太不